

· 文献之窗 ·

大方联语辑存

周一良

前言

联圣大方先生名尔谦（1872—1936），字地山，一字无隅，别号大方。^①江都人，原籍安徽。弟尔咸，字泽山。父沛森，字汝霖，清同治丁卯（1867）举人。兄弟二人皆颖悟异常，光绪丙戌（1886）同应府试，皆成秀才。三年后，泽山中乡试第一名举人，成为解元。地山不受科举约束，十七八岁时从事教学，后为其姻戚经理盐务。1915 年赴天津，为《津报》主撰社论，词意精警。袁世凯延入家馆，教授其子克文等。北洋客籍学堂、法政学堂等亦请讲授文史。^②

先生喜藏书，多善本，明清人书画亦不少。尤喜古代泉币，累累贯串，终日佩带，虽冬日夏日数目不同，分量各异，然总有古泉不离其身。先生善诗词，尤善于联语，雅言俗谚，情文相生，信口而成，闻者惊服，人称“联圣”。先生不善摄生，1936 年 12 月以胃病去世。

据云袁寒云曾集大方先生联语成《偶语》一书，未见流传。今编大方先生联语辑存，依联语来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乃大方先生外孙刘葆中先生提供，系其母方慧云（1906—1998）所记之打印本。因是随手记录，未分类，亦未按照年代次序排列，较

为杂乱。现重加整理，大体祝寿、贺喜联语在前，挽联次之，其他在最后。凡年代可知者列在前面。这一部分大抵为大方先生早年作品。第二部分为《北洋画报》所刊载联语。《北洋画报》1926年创刊，至1937年停刊。大方先生1936年12月去世。^③今据《画报》索引逐期检出大方先生作品。龚联寿编《中华对联大典》收有采自《北洋画报》者，而间有遗漏。其未注明期数者，大约摘自《画报》他人文章中，现亦归入第二部分。王贵忱先生在广州所收集以及先父旧藏联语，收入第二部分最后。第三部分为龚氏《中华对联大典》从各书中搜集而来，并注出书名，现照录。联语之标题及称呼一律依照原出处，不加变动。《北洋画报》有描述大方先生写对联之文章，附录于后。

大方先生文酒风流，声色追逐，其一生为典型的旧式文人生活，本不足为训。然大方先生与袁世凯关系非常密切，而始终坚决反对袁氏称帝，因而疏远。先生歿于“九·一八”以后，临终犹以“王师北定中原”为念，表现出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情怀，莘莘大节固有足多者也。

大方先生一生所撰联语，绝不止此戈戈之数。刘叶秋同志等文中所录联语，皆未收入。因希望辑存印出后，读者贡献所藏或所知联语，集腋成裘，共襄盛举，编成比较接近完备之联语集。但大方先生赠妓对联即所谓“姑娘对子”，从不留底稿，对联之主人生涯飘泊不定，对联的命运亦渺茫难知。因而此辑存可能即是最后一次结集。当然，希望并非如此！

2000年4月1日着手，7月18日米寿老人周一良记于北大朗润园。此稿由刘浦江同志整理，谨志感谢。

(一)

贺刘老太太九十生日寿对

天教季子报春晖，红药当阶，庆老母百年长寿；
笑看诸孙能夜读，青藜照眼，佑儒林三世人家。

贺梅兰芳祖母八十寿对

三月三日，丽人孔多，祝阿母长生不老；
一觴一咏，群贤毕至，喜文孙天下知名。

周（一良）注：梅兰芳祖父即“同光十三绝”中之名旦梅巧玲（1842—1882），祝寿在1919年。

贺女兄六十生日寿对

数吾家六月生辰，祖父初三女兄初二；
酬贞妇千秋大节，独子成立诸孙满堂。

贺女兄六十生日寿对

六旬手足尚完全，数当时，吾父吾母吾舅吾姑，无此团聚；
三处儿孙皆茁壮，看小辈，宜家宜室宜兄宜弟，各保平安。

贺泽山弟五十生日寿对

我去年及端午归来，吃面看龙船，两宅儿孙争跳跃；
君生日与中秋相近，满盘堆月饼，百年兄弟几团圆。
方（慧云）注：地山生日五月初四日，泽山生日八月初六日。

贺寒云夫人五十生日寿对

有父有夫有子有孙，世上中年可称有福；
能诗能书能画能绣，眼前亲戚无此能人。

周注：袁寒云夫人姓刘，名枬，字梅真，颇有文采。

贺□□□寿

桃熟三千年，沧海桑田经岁月；
鹏飞九万里，雏儿骥子耀门庭。

贺薛玉如、陈尺楼结婚

喜相逢还是同乡，北斗星光照南斗；
看名教自然有乐，西球风气到东球。

方注：薛玉如是方慧云的同学，陈尺楼后任教于北京外交学院。

贺张同亮、王揖唐结婚

清河勋阀琅琊世家，配合都能稽旧事；
诸葛大名龙川才气，说来却好贺新郎。

贺罗韵玲、马文季结婚

玉骢马，少年场，白眉世家，一代文宗传季子；
金叵罗，合欢酒，黄花门第，九秋韵事斗玲珑。

方注：文季为桐城古文家马伯通先生季子。白眉用三国蜀汉时马良典故。马氏兄弟五人，俱以常为字。良字季常，眉有白毛，才学尤高，时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罗家喜养菊花，颇多异种。上下联分说二人，嵌马文季、罗韵玲姓名，而两家风范、结婚时间等概括无遗。见刘叶秋《略谈对联》，《文史知识》1984年第12期。

地山女初观与寒云长子伯崇订婚时戏语

两小无猜，一个古钱先下定；
四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亲。

挽何秋鞏（1910年）

能行万里路，更通百国书，无怪群公，必使班超镇西域；
凄绝玉门关，呜咽陇头水，早知今日，不如何逊在扬州。

周注：何彦昇，字秋鞏，甘肃布政使，宣统二年（1910）授新疆巡抚，未到任而卒。

挽吴彦复保初（1913年）

心死已多年，地北天南皆郁郁；
魂归今何处，嫣红姹紫太匆匆。

方注：公有《北山楼诗集》及《未焚草》。一子早亡，女名吴若男，适章士钊。侍姬二人，名彭嫣、王姹。公逝世不久，即适人而去。

周注：关于吴保初事迹，详见章太炎所作墓志及袁寒云《三十年闻见行录》中“吴大泉痴”条。汪辟疆《小奢摩馆脞录》“彭嫣”条：“彭嫣，或云彭云嫣，北里人也。性耽风雅，工书善诗，夙慕吴彦复风节，委身事之，一时传为美谭。陈散原有《过天津戏赠彦复》诗云：‘酸儒不值一文钱，来访瘦公涨海边。执袂擎杯无杂语，喜心和泪说彭嫣。’一时以彭嫣入吟咏者颇多，而散原为最风趣。”

挽徐宝山（学礼）

悲辜互怀恩，未必猜嫌都是福；
谈兵能贾祸，谁知好古亦为灾。

周注：徐早年入帮会，号称徐老虎。后归附清政府为统领，镇扬州。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勾结。徐性喜古玩，据云陈其美用炸药伪装成古玩送徐，开邮包时被炸而死。

挽袁项城（1916年）

诵琼楼风雨之诗，南国皆知公有子；
承便殿共和明问，北来未以我为臣。

周注：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河南项城人。上联指寒云劝阻其父称帝诗句“莫到琼楼最上层”。下联盖指地山先生反对称帝事。

代小凤仙挽蔡锷（1916年）

不幸周郎成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周注：蔡锷（1882—1916）反对袁世凯称帝，北京妓女小凤仙掩护蔡逃离北京，在云南独立，迫使袁取消帝制。1916年，蔡病死日本。

挽缪艺风（1919年）

丁卯昔人希，叙先子同年，相见便蒙呼小友；

甲寅文字乱，记姚翁生日，当时颇耐识群贤。

周注：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号艺风。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同治丁卯（1867）举人，与大方先生之父为同年。

挽周玉老

运尽命尽，学易有年，富责任儿曹，知命不愁冷汤水；

自然而然，事君以礼，勋名在中国，盖棺无愧旧朝衣。

周注：先曾祖周馥（1837—1921），字玉山，其《荣哀录》上联首四字作“应尽便尽”，文义较此为优。盖挽联送出之前重加考虑之结果也。是否老人临终时遗命殓以清代朝衣不得而知。联语措词极有分寸，且富风趣。全集冠以小朝廷“赐谥”恣慎，殊欠允当，不如台湾沈云龙教授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改题为《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荣哀录》376页又有地山先生与张祖廉合送挽联云：

家门鼎盛，世禄相承，五福总完全，贵寿实孚令公德；

王室空存，臣年已老，一腔无说处，哀吟窃比放翁诗。

此联下款自称“姻再侄”，因先伯父梅泉先生与地山先生亲戚李氏为亲家，“再侄”意为晚两辈。另一联称“治姻再侄”，用“治”字是因扬州在两江总督治下。如地山先生已与袁寒云为亲家，则不用“再”字。

挽罗瘿公（1924年）

莲花落，太风流，痛我辈多情，付与砚秋行侠义；

图糜酿，尽沈醉，愿孤儿自立，莫须优孟效衣冠。

周注：罗惇齋（1885—1924），字揆东，号瘿公，又号瘿庵。广东顺德人。

幼年聪慧过人，有顺德神童之称。仕途不得意，寄情声色，流连剧场。赏识程砚秋于坐科之时，又为延师习艺出科之后。为程所编戏，如《红拂传》、《锁麟囊》等，皆成功之作。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详细记载。

方注：罗瘿公与程砚秋友善，为写剧本。公逝世后，砚秋为之埋藏。瘿公子当时游学美国。

挽严范孙（1929年）

瞻望宝塔，忆小金山，尽夕清谈怀北海；
手把木鱼，再上天竺，相逢犹记在西湖。

周注：严修（1860—1929），字范孙，教育家。

悼袁寒云（1930年）

谁见李峤真才子；不见田畴古世雄。

周注：袁克文，字抱存，一作豹岑，号寒云，袁世凯次子。据寒云《洹上私乘》中先生母传，袁世凯在朝鲜时，国王选贵族女四人赠之，克文生母有二子克文、克良。克文自幼聪颖，多才多艺，性喜古书文物，收藏颇富。生活道路受塾师方地山先生影响极深，关系极亲密，后结为亲家。克文参加帮会，行辈甚高，常取给于徒弟。因荒于酒色，年甫四十即去世。

挽吴竹楼

父老重科名，争言小宋文章，慰破庙当年风雪；
宦游如露电，怕读香山诗句，听荒江送客琵琶。

挽王义门

说江都三幼童，愧我蜂腰到今低首；
痛戊戌六君子，嗟君豹隐终古留皮。

方注：义门、地山、泽山当年中秀才时，三人在一榜，王义门年最长，地山居中，“蜂腰”指最细弱处。王氏两女嫁与泽山两儿为媳。

周注：金毓黻《闵尔昌传》：“近代扬州名士如刘申叔、王义门、方地山、陈孝起、陈含光，余并识之。”

挽梅太夫人

叙通家戚好多门，每对外甥思伯姊；
仰母氏儒林三世，敢因女婿认新亲。

挽大舅父徐育才

矍铄哉是翁，不记余年汤水冷；
余嗟呼行役，至今历历渭阳情。

方注：徐氏为地山先生外祖父家。

挽何鬯威（1924年）

生小太聪明，转入糊涂因世变；
所遭皆富贵，自甘憔悴被人欺。

周注：何震彝字鬯威，诗人，与袁氏三代世交。事迹见袁寒云《辛丙秘苑》“梁鸿志卖友”条。

挽夏先生

皋比坐拥非生命所宜，此事我曾经，乱世更难兴旧学；
辛苦频年为童蒙训读，慰情无可说，群儿犹解哭先生。

方注：夏先生是方家家庭教师。

挽金团久表弟

嗟君强志学人所希，奈匆匆现宰官身，学艺有年亦冀勋名继乃祖；
遭世变迁宦游多阻，又快快作儒家语，中年郁死更无善策慰吾姑。

挽刘谦甫公

忆小时考试，辛苦提携，调笑每忘年，搓手相看说囚垢；
与季子联姻，脱略行辈，速成遵治命，伤心未及奉羹汤。

方注：刘富曾，号谦甫，系刘文淇之孙、刘毓崧之第三子、刘师培之叔父。

挽小凤

相对噤寒，敢道凤凰不如我；
有时大觉，果然蝴蝶是前生。

挽相母吴太夫人

相夫以勤俭起家，中馈主持同辈少；
教子尽功名成立，一庭团聚十分难。

方注：相文朗为地山至友，同居一宅。相公有子三人，长相伟，次相佶，三相倬。相公早亡，夫人守节抚孤；夫人逝世后，三子即分居。

挽丁叔雅

落花三月，津门饮酒为欢，深感病夫，强捋髭须为我笑；
弹指十年，平山夜谈如昨，可怜我辈，但知公等擅词章。

周注：清末有人仿明末以冒襄（一作吴应箕）、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为四公子之例，以为晚清有四公子，即谭嗣同（字壮飞，湖北巡抚谭继洵子）、陈三立（字伯严，湖南巡抚陈宝箴子）、吴保初（字彦复，水师提督吴长庆子）、丁惠康（字叔雅，福建巡抚丁日昌子）。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徐一士《一士谈荟》谓无丁氏而有陶葆廉（字拙存，陕甘总督陶模子）。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亦以丁惠康列名四公子之一，盖当时并无定论，而陈说似较通行也。民国后，又有所谓四公子者，指袁寒云、张学良、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卢永祥之子卢小嘉。

挽原配丁夫人

北来贫乏，南归尚无以为家，离合两相忘，还道有时能富贵；
诸孙长成，儿辈又并非不孝，艰难各团聚，从今无以报平安。

挽弟妇朱夫人

生不居人上为荣，论公理从宜，女嫁男婚当正位；
死得在夫前是福，嗟吾弟久病，山空树老又遭风。

方注：末句恐泽山弟不能永年。

挽袁项城原配于夫人

惟母仪乃邦人所瞻，子孙众多，为颂雅南无愧色；

忆昔时待蒙师以礼，岁时馈问，至今肴核有余甘。

方注：地山时在袁家坐馆，夫人生前常命仆人送美味佳肴至书斋。

挽□□□

四海失子由，老去东坡应痛哭；

通家重元季，平生文举幸登门。

挽□□□夫人

记护持爱女重来，絮语殷殷，从此慈恩成在昔；

空盼望外孙长健，超升忽忽，惟将哀思忆他年。

挽沈太夫人

勋名富贵，视若尘埃，但期坐拥孙曾，以愉晚景；

烽火连天，哀鸿遍野，难得飘摇游子，及早归来。

周注：袁寒云《家慈母传》称“家慈母沈，无出”。先生母传曰“悯家慈母多病无子，乃以克文为家慈母子”。日记中所称慈母，即沈氏也。

挽袁家宜

白昼消闲，犹忆去年讲论语；

红楼说梦，伤心今日哭元春。

周注：袁家宜当即寒云早殇之女。

题焦山四面佛（此联为第一次上焦山题）

面面皆空佛；高高在上人。

方注：地山（十四岁）、泽山（十三岁）中秀才后，父亲带他们上焦山，

焦山僧出上联“面面皆空佛”请对，地山脱口而对：“高高在上人。”一时传为佳话。

题焦山四面佛（此联后作）

面面皆空，佛也须有靠背；
高高在上，人到此要回头。

答袁项城

出有车，食有鱼，当代孟尝能客我；
金未尽，裘未敝，今年苏季不还家。

为严范孙致语

君为光武故人，早有声名惊大地；
我亦淮南宾客，怕随鸡犬便升天。

周注：严修（1860—1929），字范孙。据张伯驹《洪宪记事诗·本事簿注》卷一，谓袁世凯尝云“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又卷二：“范孙先生道德学问，数为项城敬礼，力陈时局国势，筹议帝制有百害而无一利。”

自撰联

安知凤凰不如我；且食蛤蜊休问天。

赠剑青

剑匣韬光无限好；青山无语话偏多。

赠张大千

“八大”到今真不死；“半千”而后又何人。

方注：“八大”指“八大山人”朱耷，“半千”指龚贤，皆清代名画家。

又

世界山河两大；平原道路几千。

赠巢章甫

巢父掉头不肯往；知章骑马似乘船。

周注：巢章字章甫，武进人。工书法绘画，精鉴别。

又

岂有文章，富贵不来年少去；
聊吟梁父，山川犹是昔人非。

赠刘云若

倦飞知还，云无心以出岫；
含睇宜笑，若有人兮山阿。

方注：刘云若（1904—1951），天津名小说家。上联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下联用楚辞《九歌·山鬼》中成句，嵌“云”、“若”二字极为自然。见刘叶秋《略谈对联》，《文史知识》1983年第2期。

赠来福

生有自来，数典敢忘黄袋子；
自求多福，问心不称白髭须。

又

君今既然肯；我亦自求多。

赠小涛

妇人醇酒，到此方知天下小；
明月扬州，相逢便说广陵涛。

题张园戏台

说清风明月，不值文钱，终觉荒凉非世界；
聚绿女红男，同消万古，暂时歌舞即升平。

题中原公司戏台

货别遂分，到最上头都是戏；
朝歌暮舞，看真好手慢登台。

玉壶春茶楼

恨无茅屋三椽，闲来赏雨；
惟有冰心一片，相与谈天。

题明湖春（在杭州西湖作）

明眼怕看人，万事思量惟酒好；
湖边能醉日，一春不惜买花钱。

题亦乐园（亦乐园在天祥市场戏园对面）

亦有酒，亦有肴，相将入座；
乐以歌，乐以舞，乃可窥园。

题陈国瑞公祠

封万户侯何足荣身，公若与汉天子比肩，李广欢颜亚父笑；
挽百石弓犹能识字，我曾见故将军遗墨，鄂王风骨鲁公神。

周注：陈国瑞（1837—1883）。清湖北应城人，字庆云。咸丰、同治间先后从袁甲三、僧格林沁镇压捻军，每战冲锋，有勇名，官至提督。特功而骄，除僧格林沁外，不听节制，至发兵与别部斗杀。光绪间坐事削职，戍黑龙江，卒于戍所。寻复总兵。

附方泽山先生对联三付

赠元配王夫人

借问是同乡，对明月二分，小时不识；
别离在今夕，正秋星一点，银汉无声。

挽徐宝山

风雨同舟识肝胆；江淮一路见英雄。

挽继配朱夫人

何以报之，犹幸能怜小儿女；
吾将老矣，不堪挥泪旧衣裳。

(二)

寿豹岑四十

藉手作明珠，祝汝长如天上月；
赠言冯片石，差堪与语地中山。

豹弟生日以奚铁生小砚为寿。砚背铭云：“石之精，泉之穴，沧海明珠天上月。”因括其辞为致语，下联以韩陵片石自况，亦豹弟所欲言哉。

《北洋画报》第 372 期

以头濡墨王公前，会心不远；
提笔四顾天地窄，吾舌尚存。

二南姻长属大方赠语。辛未春，克文。

周注：黄二南，画家，能以舌作画。

昔年名旦姚玉芙于废历七月十五日结婚，贺联为：

七夕昨经过，应向星郎学天上薰砧模样；
中秋又容易，遥知月殿羡人间瓜果团圆。

今年名武生李万春结婚（废历七月廿二日），贺联为
七夕已经过，应学双星配合；
中秋又容易，莫须奔月团圆。

《北洋画报》第 670 期

挽黄陂

德量是天生，便相逢游戏场，巍巍乎在人耳目；
共和失民望，论统一南北界，滔滔者将谁与归。

《北洋画报》第 195 期

周注：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

挽梁任公

徵歌当哭，叙君男女交情，每借微云谈晚翠；
论才嗜痴，誉我荒嬉文字，同悲麦孺吊罗瘘。

《北洋画报》第 285 期

周注：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麦孺博及罗瘘公皆广东文人。

挽冯至海

伯氏相见，每称君抑塞奇才，造化不仁，殒此国宝；
太公之丧，独留我哀挽文字，无缘识面，负尔知音。

《北洋画报》第 817 期

赠章遏云

丰致是天生，便遏密八音，也能歌舞；
光华照人眼，看云霞万变，想见衣裳。

周注：章遏云，著名京剧女演员，工旦角。后赴台湾。

赠胡碧兰

乍见便惊心，笑老眼昏昏，看朱成碧；

无言难独赏，怕诸公袞袞，采叶伤兰。

赠恩维铭

凤生凤，龙生龙，维系岂无端，我辈传家那有此；
相门相，将门将，铭心增太息，阿婆年少已惊人。

《北洋画报》第 164 期

周注：著名女演员恩晓峰及其女恩维铭皆工老生。

为同咏社彙集致语

北客不思归，肯学纔那忘正始；
南音渐成聚，聊因酬唱念家山。

刘禹锡诗：“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纔那披绿萝。”言翻南调为北曲也。见明杨慎《艺林伐山》。

《北洋画报》第 249 期

观陈文娣女士游园昆剧因作偶语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守如处女，出如脱兔。

《北洋画报》第 312 期

周注：陈文娣，女票友。

答云台

一握意难忘，许多眼底新娇，眉尖旧事；
三年香自在，各有袖中吴郡，襟上杭州。

《北洋画报》第 385 期

周注：云台，袁克定号。

疏盒囑为碧兰致语

如闻太华清钟，能摇夜碧；
仿佛湘江杂珮，欲纫秋兰。

《北洋画报》第 503 期

赠画楼联

画里江山终古在；楼中图绘美人多。

《北洋画报》第 647 期

周注：“画楼”指《北洋画报》社。

画楼致语

有画可无诗，摩诘题诗须有画；
登楼应作赋，仲宣能赋许登楼。

《北洋画报》第 653 期

书联幅

诗比渔洋能感旧；学如容甫亦知新。

云潜有声科举时代，洋溢中国，施及四海。辛未秋七月津沽
话旧，因为致语。

《北洋画报》第 687 期

辛未秋饮武越家

今夕有如德星聚；相逢长啸海山秋。

《北洋画报》第 710 期

周注：冯武越，广东人。《北洋画报》社社长。

方潜三弟有道正句

天宝官人犹感旧；贞元朝士亦无多。

《北洋画报》第 715 期

为画家胡奇书联

欲辩已忘言，看是含羞真爱好；

生小不相识，莫须借问说同乡。

胡奇有所见，有所思，囑为联语形容之。胡然而天，胡然而地，髣髴兮髣髴，若有人兮。老夫闻之，亦为颠倒，况少年耶？未知何日邂逅相遇，证此因果。

《北洋画报》第 811 期

为蒋聚裳书联

君子知尚聚；女手可缝裳。

《北洋画报》第 982 期

赠谭馨圃联

桂馨秋意早；菊圃晚花香。

《北洋画报》第 1085 期

赠杜月笙联

自笑酒酣时喝月；

相携花下坐吹笙。

李太白骑鲸捞月；

王子晋跨鹤吹笙。

《北洋画报》第 1131 期

题青年画家邵少逸邵幼轩兄妹合作花卉
笑看游蜂过墙去；无人知为荔枝来。

《北洋画报》第 1559 期

玉华女士极似玉霜为联以赠之
乍阳乍阴，我辈不嫌金粉气；
生瑜生亮，有人还为玉霜愁。

离合在神光，瞻望俨然玉霜影；
雄雌休辨认，平生爱诵木兰行。

戊辰闰二月斗斗山人书。

《北洋画报》第 1205 期

周注：斗斗山人为李准别号。原联盖用篆书所写，而联语则疑仍出大方先生之手。李准（1871—1936），字直绳，四川邻水人。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曾率舰队巡海，视察西沙、南沙群岛，勘界立碑，明确主权。他喜写篆书，爱好戏剧，与演员往来，编写剧本。幼子相普早年赴英国学海军，后参加重庆号起义，对新中国海军建设多有贡献。

天津商会会长王文典及令弟诚斋先生家传有子母瓶，筑室贮之，曰子母瓶庵。余为题额云“子母平安”，更为联语。

会意象形助子母；谐声假借祝平安。

日前诚斋仓皇过我，言遽安有兵事，将通电询问。余适为联语，因授之曰：子母平安。既而果无恙。相见言笑，以余联语为吉人之词。甲戌秋九月，大方。

《北洋画报》第 1205 期

题眉云重归

旧恨新欢，都来眼底；
青衫红袖，同是天涯。

眉云，苏姓。袁克文妾。

挽陈德霖

灯红酒绿，把袂论交，犹忆少年行乐地；
扇影钗光，同歌惊梦，可堪今日奈何天。

代袁克文撰。

周注：陈德霖，著名京剧演员，名旦多出其门下。晚年以演《四郎探母》剧中萧太后著称。

挽陈宝琛

松影犹存，从今瞻望山高，读书孤吟冬岭秀；
钟声不响，回忆相逢日暮，谈诗低唱铁冠图。

周注：陈宝琛（1848—1936），字伯潜，号弢庵，福建福州人。曾为废帝溥仪师傅。及溥仪沦为汉奸，陈留居关内，不与同流合污。

遏云在广东音乐会有声，武越嘱致语张之
弹邝露琴，歌峤雅诗，绿豆做相思，到此应知故乡事；
得广州书，唱啰唖曲，荔枝曾日啖，阿侬也算岭南人。

赠袁克文

众鸟欣有托；孤云独无依。

周注：袁克文结客挥金，产渐倾，而仆从众多，克文常携姬税屋而居，未以为苦。地山尝告之曰：“曹公有句：‘众鸟欣有托，孤云独无依。’可为君诵之。”克文颌首。或有询之者，曰：“鸟是众生，当亦有托为欣，惟云之高，然无可依耳。”

又：《北洋画报》第1232期有挽王鲍太夫人联，字迹不清，暂缺。

王贵忱先生在广州收集之联语

天涯何处无芳草；闲与先人扫落花。

王（贵忱）注：无上款，下款署“大方”二字。简柱华藏。

英之仁兄雅属

忽逢幽人，如有佳语；
俱是大道，若为雄才。

庚申六月，大方。

王注：俊明藏。

雅亭仁兄雅正

浅碧细倾家酿酒；小红初试手裁花。

大方。

王注：叶耀才藏。

以下弢翁藏联及扇面

我辈一欢岂易得；世间万事俱可怜。

叔弢三弟属书。韩陵阳诗：“吾曹一欢岂易得，世间百岁俱可怜。”劳笃文尝欲书此句为联，叔弢转语我。经岁经年，乃误作“我辈”、“万事”，殊失本意。

周注：外甥孙启治云：“此殆方氏故意改字，恐非误作。易字颇得山谷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妙，盖百岁只说得小我，万事则出脱小我，以己度人也。”韩驹（？—1135），北宋末南宋初诗人，人称陵阳先生。

松雪经书普门品；遗山诗纪泰和年。

诗钟余兴，戏拈普、泰二字为偶语，写博叔弢三弟一笑。髣髴兮，若有人兮，吾侪寄兴，不过有意无意之间耳。丙寅春三月，大方。

周注：赵松雪善书法，常写《妙法莲华经》中观世音普门品。元遗山诗纪泰和年事不详。泰和为金章宗年号，此语或指遗山诗中回忆金亡以前旧事，然遍检遗山之诗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元好问全集》所附资料，皆不见此事。而边款数语又迷离恍惚，不可索解。反复思之，忽忆起20年代中期，天津天祥商场二层有名“普泰”之小店，出售烤牛肉及牛肉茶，甚鲜美，当炉之女老板为广东人，杨姓，烫发，颇时髦。生意甚好。而大方此联写于1926年，时

大方

国家图书馆许春芳摄





对联系周一良先生家藏品

画像见《北洋画报》第二十六卷1935年8月8日

松雪经书晋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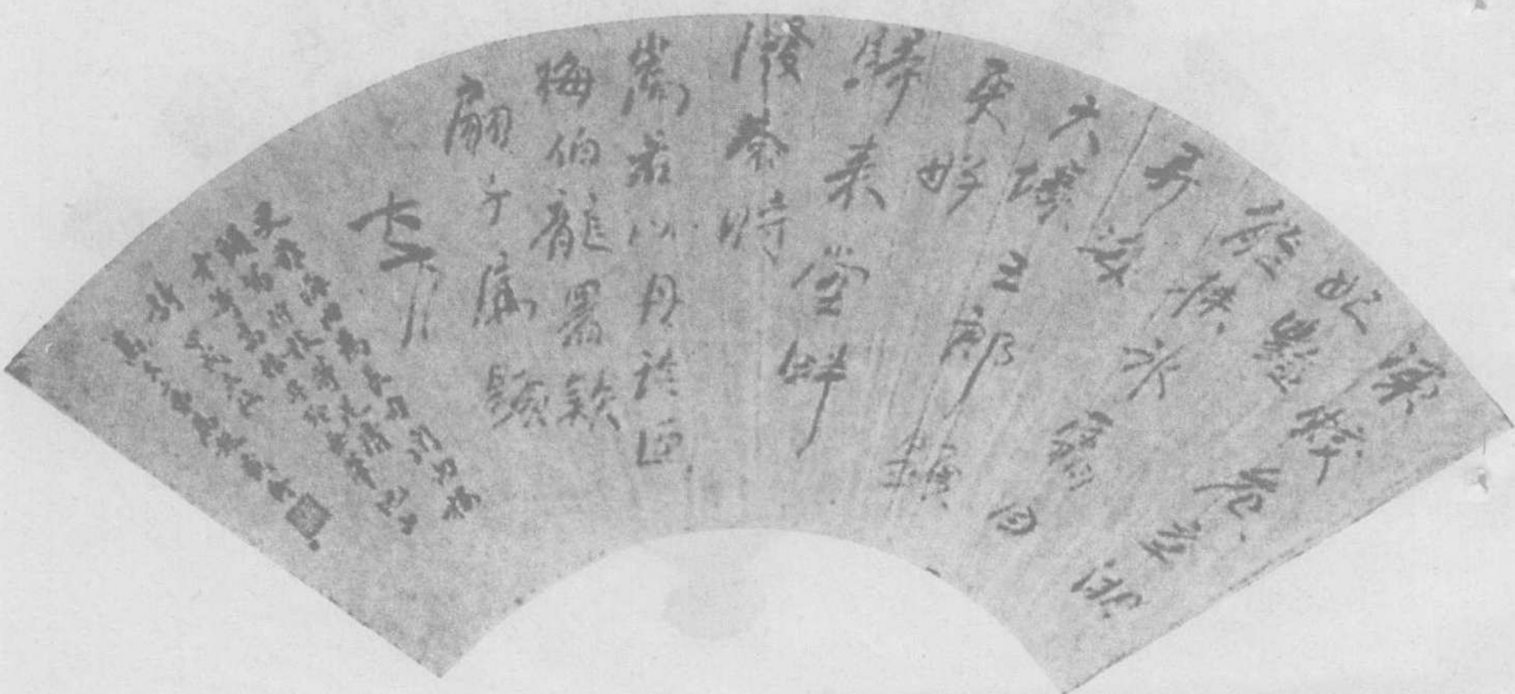
许鍾解與歐拓普泰二字為偶語實博

亦致之第一笑勢号第号若有人号吾儕

寄與不過有意無意之間耳

遺山詩紀泰和年

丙寅春三月 大方



代亦合。又恐记忆不真，乃电话询问小我两岁之表弟李相崇（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相崇亦记得此事，并谓十一二岁时常随其父（姑丈李次武）出入此店，一次恰遇七叔祖诗人周立之先生，指摘墙上嵌有普、泰二字之对联太粗俗，并随口占一联：“普渡众生惟有佛；泰清一梦何成仙。”由此知大方联语边款所指大为明确。古典易解，今典难明。普、泰二字之意义，若非年登耄耋之周李二人，将终无人知晓。此虽小例，足以见一斑也。至联语中遗山诗云云，或竟是大方先生故作狡狴，制造带“泰”字诗句也。

弢翁旧藏扇面：

出其余技，以鉴赏自娱，天水冰山皆俗眼；

想见当时，为权豪所忌，昆仑河海有奇冤。

右拟挽裴伯谦，口气尚不恶。叔弢斟酌。大方。

周注：霍丘裴氏，当地巨族，极富收藏，保持至抗战初期。裴景福（卒于1926年，年73），字伯谦。弟景绶（卒于1920年），字仲若。景福清末曾在广东任地方官。见周绍良《蓄墨小言》第257条。

寒云眷属第十一人于佩文，小名巧宝，余甚涎之，戏为致语云：

欲夺天无工，便指星分光，都难乞借；

何曾地不爱，怕入山妙手，总是空回。

乃就“巧”字、“宝”字为度词，寒云不以为无礼，每为人诵之。叔弢一笑。大方。

（三）

自题一

欲举终袍怜范叔；何当丝绣报平原。

见《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月夜又逢桥廿四；仙山不隔路三千。

见《龙眼联话》，下同。

戏赠病侠浪翁

岂独病夫能任侠；而今浪子竟称翁。

病侠、浪翁，均为编辑。见《中国对联大辞典》。

赠妓来喜

来是空言，且借酒杯浇块垒；

喜而不寐，坐看明月照婵娟。

赠妓小楼

吹彻玉笙寒，休去倚栏，絮絮说东风昨夜；

生愁金漏转，偶来听雨，匆匆又深巷明朝。

上联用李璟词“小楼吹彻玉笙寒”，下联用唐诗“小楼昨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句，均隐去“小楼”二字。

门联

说破廊风雪甚么，不五鼎烹当五鼎食；

有醇酒妇人足矣，先天下乐后天下忧。

题北京寓所

春联

埋愁无地，泪眼看天，叹事事都如昨日；

剪纸为花，抔泥作果，又匆匆过了一年。

戏题

梁苑嗣音稀，众议方淆，异古所云今世免；

黄庭初写就，哲人其萎，维子之故我心夷。

周注：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爰句阁”条论此联：讖语之说，本不足凭，而梁、黄之死，其兆皆著于生前朋侪之文字，斯亦奇矣。乙丑丙寅之交，安福系既败，方地山戏以二人姓名作嵌字联云：“梁苑嗣音稀，众议

方濬，异古所云今世免；黄庭初写就，哲人其萎，维子之故我心夷。”哲维，黄别字也。邓守遐戊戌题秋岳诗册云：“闽派诗人佞宋贤，石遗法乳藉君传。中更丧乱多危语，却恐牢骚损盛年。吾辈宁从人作贼，京曹几见尔登仙。群儿自贵休相吓，且向歌郎貰酒钱。”作贼云云者，本以喻黄诗之不事剽窃；京曹云云者，则拟之班生登仙。不谓未十年，而黄遽以通敌罹大辟。更九年，梁亦以叛国伏辜。守遐以辛未歿，地山以丙子没，皆远在梁、黄变节以前。方联则手录以示吾友陈颂洛。陈亲为余诵之。邓诗则载于壬申所刊《荃察余斋诗存》再续集中，气机感召乃至是耶！

又宁乡程穆庵（康）在渝州曾告余：当抗战起之前一年，众异以在沪与舞女某婚变事郁郁无俚，乃至西湖小住。时秋岳亦至杭与梁相遇。友好宴之于湖滨楼外楼。酒酣，众异忽瞠目视秋岳曰：“君必不免。”梁本自谓能相人。秋岳亦漫然答之，不以为意。已而，梁又曰：“君必不免。”座客有曰：“君既善相人，曷自相以断休咎乎？”众异起，至壁镜前自视良久，曰“我亦不免”者再。时距卢沟桥战役尚早，座客虽以为异，然二人固一则沉冥下僚，一则放浪江湖，决无杀身之可能，咸以酒后故作惊人语视之，绝不经意。不意事隔年余，黄以泄漏国防于日寇，先罹大辟。隔九年余，梁亦服上刑。岂姑布子卿之术果足征乎？颂洛忆癸酉在陈病树处，见有梁答黄诗中一绝句曰：“君到钟山定跨驴，南朝令仆莫轻渠。更休鄙薄能言鸭，饥凤生涯或不如。”病树谓：“得不嫌亢否？”颂洛答云：“诗祸足以杀身，君与交好，宜加规戒，勿以刻薄取快也。”因记诗讖因附及之。

赠歌女醉君

如此江山惟有醉；相携欢笑又逢君。

见《清末民初云烟录》，下同。

赠歌女素芳

素手相携应有约；芳心同处是知音。

赠歌女媛媛

女室女家，我视如传舍；
爰居爰处，人望若神仙。

赠歌女妙玉

妙语解颐，若不可言应更好；
玉人留我，敢云且住便为佳。

集句一

更能消几番风雨；收拾起大地山河。

见《寒云日记》。

集句二

我想平儿，平儿不想我；
恁说石秀，石秀也说恁。

上联《打樱桃》剧书僮语，下联《翠屏山》剧扬雄语。恁，通“您”。见雷瑄《楹联新话》。

赠袁克文二

冤枉难为老杜白；传闻又弄小桃红。

袁纳小桃红，尔谦赠此联。老杜，吴语，即老大，指袁克定。见《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自题二

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
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

挽袁克文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魂梦依依犹昨日；
相期与来，闻声一哭，生徒恋恋胜家人。

见《中国楹联大典》。

附录

记已故方地山先生

杌木

余与方地山先生相识虽达五六年，而交至疏，除常遇于宴会席上外，恒于马路上值之。余因贫，每出无车，先生亦无可代步者，故得相遇。每见其红润之面色，矍铄之精神，私心辄羨其得天独厚。今忽逝世，迨其自恃过甚，不善摄养之故，否则以先生之强健、广大心胸，虽百年可期也。

吾人常闻多言伤气，多欲伤身。而先生发言之多，若决江河，滔滔至数小时不倦；而于色欲，据谓兴之所至，无分昼夜，是则正犯“旦旦而伐之”之戒。此二者之足促其天年矣。先生之于对联，文字皆佳，允称妙手。赋性诚愿，凡索书者，未尝一拒。又好交游，招饮必至，席上即以纵谈为乐，饮食之果腹与否不顾也。宴罢，笔墨已陈，客皆纷请书联，并有代友而求者。于是先生昂首急思，得句疾写，联复一联，如机械之大量生产。至夜阑人散，始彳亍于返寓。食时多言，已不卫生，食罢不稍休息，反用脑不已，更足致疾。此种生活已历十数寒暑，亦为促其天年之故。

先生有时处窘乡，多不肯为知交告，盖恐分鲍叔之金也。与余交尚浅，且知余清贫，偶亦就余闲话，语多不避艰困，尝谓：“诵洛、诚斋待我至厚，伯龙夫人常遣仆人馈小菜佐餐，老夫皆甚德之。”

先生之死，津市文艺界少一活跃分子，以其较之“见钱写字”、“诸多不写”最负名望之某书家，益见先生之磊落伟大。哲人虽逝，而其印象永存于津人士脑海中也。

《北洋画报》第1506期，1937.1.19

《北洋画报》挽大方联

联堪称圣，书自成家，沽上早知名，遗墨顿成和氏璧；
病已濒危，心犹念国，中原何日定，思君怕诵放翁诗。

注：先生易簀之前，犹诵陆放翁《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北洋画报》第 1505 期

注：

①先生事迹见闵尔昌《方地山传》，载卡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

②有记载谓先生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不确。

③旧作《再记联圣大方》一文作 1934 年，误。

启 事 此文所收大方先生联语远不完备，希望读者就所藏或所知联语加以补充。民国以后北京、天津、上海几大报纸副刊和袁寒云在上海主编之《晶报》三日刊及《半月》杂志中当有不少大方作品。如能勤加搜求，定有所得。即希与我联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转），是所至盼！

周一良 2000 年 11 月 8 日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